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四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ZB95/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四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四〇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全史論贊八十二卷

〔明〕項篤壽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五年項氏萬卷堂刻本

.....

全史論贊八十二卷

〔明〕項篤壽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五年

項氏萬卷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全史論贊

八十卷》提要

刻全史論贊敘

國於天地必有史焉所以

鏡來公是非而備觀省世

繫也史廢則往蹟湮沒媿惡無

徵何以爲懲戒之資是故紮代

隆之末之有改也然自史遷氏

家承二正業擅三長紬金匱之

藏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

傳爲書爲表凡百三十篇並稱

良史而後之作史者宗焉班范

之兩漢書以至唐宋及元中間
統有正變為代凡二十有一而
史之數亦同謂之全史雖紀載
優劣渙庠不齊同異抵牾間或
不免識者之議而上下數千百

不列史官

二

季君之仁暴昏明臣之正邪忠
佞與夫國家理亂興衰之繇大
都粲然備矣然世代寥邈卷帙
浩穰繼晷窮年猶難尋究而窮
鄉寒士又病夫言之難致有志

者竊歎焉嘉禾項子子長少從
司寇澹泉鄭公遊沉酣典墳厲
志慕古久矣洎登甲科即養病
山中繼而讀禮之暇獵涉蒐羅
擷菁茹實慮讀史者之有二難

不列史官

三

也廼取各史論贊彙為一書繙
繹校讐蓋再閱寒暑而成編爰
付梓人嘉與好古之士共之所
以公已惠人之意甚盛刻成以
余舊史官從而問叙焉余取其

書觀之井而不淆約而能該雖
塵存什一於千百而其大指咸
在譬之行師史其兵法也論贊
其運籌也譬之用醫史其古方
也論贊其調劑也譬之法家史
其律例也論贊其斷案也故觀
斷案而律例可通矣審調劑而
古方不爽矣運籌略而兵法莫
逃矣讀諸史論贊而古今全史
不瞭然於胷中虜君子曰世無

純白之狐而有狐白之裘言采
輯之功弘也又曰不越虜指掌
而天下可知言得要之益大也
則茲集行謂非讀史者之一快
與項子瑰意琦行名位方無涯
將來鑒古而措之經濟以紹襄
毅之聞固知其有餘用也於茲
集可以觀其深矣
嘉靖丙寅春王正月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工

部尚書致仕前禮部右侍郎翰

林學士掌院事右春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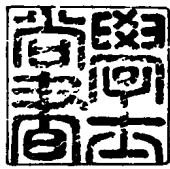
太子諭德兼侍講同脩

國史會典莆田滄江逸史康

大和書于禾城行館

刻全史論贊

六



刻全史論贊引

篤壽髫年游外舅澹翁先生

之門授以句讀者皆秦漢文字

二十年来規規困舉子業舊學

遺忘欲修未遑也嘉靖甲子憂

刻全史論贊引

一

居抱疴漫檢殘牘有史漢三國

論贊一編手自補綴錄而存之

苦塊餘間居多暇日因輯全史

校而梓焉雖其體分述作言人

殊至于蒐微獵異章瘳筆削

旌賢誅暴擯枉昭良鑿鑿可稽
大備觀省而分野律曆兵刑田
賦諸篇又皆足以翦剔蠹蠹翼
贊經綸濟王路之艱而襄太平
之治固不止于紀載已也若乃

八刻金鑑

一

書志所叙文多複詞紀傳所稱
間有同異尚典雅者每脫漏務
詳覈者雜繁蕪工詞則或背于
理論治則無當于事徇情而美
刺多眩剿說而名實失倫甚者

南北諸家互相褒訕各自為黨
以伸其私則燕郢之誚穢史之
譏昔賢嘗病之矣然非末學所
敢訂也會而通之以裁于中良
俟于博雅君子是編有序有評

八刻金鑑

三

有制均之論贊流也槩以論贊
目之嘉靖丙寅正月之吉端友
山房主人項篤壽子長甫



全史論贊總目

史記

前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後周書

南史

北史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遼史

全史論贊總目

今史
元史

全史論贊總目

全史論贊總目

二

真本項氏
萬卷堂梓

史記論贊目錄

卷之一

本紀

五帝

夏

殷

周

秦

秦始皇二世

項羽

高帝

呂后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卷之二

表

三代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六國表

秦楚之際月表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高祖功臣年表

惠景間侯者年表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

卷之三

書

禮書

樂書

律書

歷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卷之四

世家

吳

齊

魯

燕

管蔡

陳杞

衛

宋

晉

楚

越

鄭

趙

魏

韓

田敬仲

孔子

外戚

楚元王

荊燕

齊悼惠王

蕭相國

曹相國

留侯

陳丞相

絳侯

梁孝王

五宗

三王

列傳

卷之五

伯夷

管仲晏嬰

申不害韓非

司馬穰直

孫武吳起

伍子胥

仲尼弟子

商君

蘇秦

張儀

樗里子甘茂

穰侯

白起王翦

孟子荀卿

孟子荀卿

孟嘗君	平原君虞卿
信陵君	春申君 范雎蔡澤
樂毅	廉頗藺相如
田單	魯仲連鄒陽
屈原賈誼	呂不韋 刺客
李斯	蒙恬 張耳陳餘
魏豹彭越	英布 淮陰侯
韓王信盧綰陳豨	田儼
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	
張敖周昌任敖申屠嘉	
韋丞相等傳	酈食其陸賈
傅寬靳歙周繆	劉敬叔孫通
袁盎鼂錯	張釋之馮唐
萬石張敖	田叔 扁鵲倉公
吳王濞	竇嬰灌夫 韓安國
李廣	季布爰布
卷之六	
列傳	
匈奴	衛青霍去病
公孫弘	南越尉佗 東越

朝鮮	西南夷	司馬相如
淮南衡山王	循吏	
循吏傳	汲黯鄭當時	
儒林	酷吏	酷吏傳二
大宛	游俠	游俠傳二
佞幸	佞幸傳二	滑稽
滑稽傳二	日者	龜策
貨殖	貨殖傳二	
卷之七		
自敘		
嘉禾項氏刻於萬卷堂		
史記論贊目錄終		

漢司馬遷撰 明項雋壽輯

本紀

五帝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自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丘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是是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夏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緄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殷

太史公曰余以頌大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股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周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所謂周公營我畢里在緇東南杜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

秦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鄭氏吾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胙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秦始皇二世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

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籍使子嬰有

史記卷之十一

十一

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嘗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割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

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僞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紆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

史記卷之十一

四

據殺齊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
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
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
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
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
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
下之上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
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
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
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
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
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
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
師邊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士矢遺鏃之費而天
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秦秦秦
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
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

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
士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權拊以鞭笞天下威
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
俯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
離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
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
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
鋒鏑鑠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
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
陳涉燕趙繩樞之子阡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
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蹠
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
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
響應靡旌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穀國之固自若也
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魏宋衛中山之君
鉏耰棘矜非鏃于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

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友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上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殺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

不古論秦之

七

罷敵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

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築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虎困圍而免刑戮除去收奴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庫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

不古論秦之

八

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更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道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戚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

經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
幾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
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
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
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十七年
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
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
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
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踏參伐佐

史記卷之九

九

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沒胡亥極愚鄙山未
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
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
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
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
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王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
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
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
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
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

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驚刀依王
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諡司馬遷
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
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
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
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
紀季以鄒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
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項羽

史記卷之九

十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
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
其政陳涉首難豪傑並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
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
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
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
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
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
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